

武則天

蘇童著 上海文藝出版社

第三冊

蘇童



武則天

蘇童著 上海文藝出版社

蘇童



第三册

睿宗

一

我踩著七哥哲的肩膀登上了帝王之位，但那不是我想成就的大業。在我衆多的皇裔兄弟中，不想做皇帝的，或許我是唯一一個。有人說正因為如此，我母親才把我扶上了許多人覬覦的大唐金鑾之殿。

我登基之時適逢李敬業在江南起兵叛亂，江湖之上烽火狼煙，民不聊生，我似乎是在一種恍惚如夢的狀態下加冕爲皇的，有一些堅硬的不可抗拒的力把我從安靜的東宮書院推出來，推上一個巨大的可怕的政治舞臺。在這裏我心跳加劇，耳鳴眼花，我可以從各處角落聞到我祖先和先祖父皇殘留的氣息，我的哥哥們殘留的氣息，都是與陰謀、爭鬥和殺戮有關的血痕和眼淚。

我害怕。

我真的害怕。

我告訴我自己，冠冕龍袍都是假的，一切都是假的，我沒有力量也沒有必要承負一國之君的重任，沒有人要我承負一國之君的重任，但是我仍然害怕，無以訴說的恐懼恰恰無法排遣，就像青苔在陰濕的池邊一年一年地變厚變黑。作爲仁慈的高宗皇帝和非凡的武后的幺子，我更多地繼承了父親的血氣和思想，唯願在皇宮紫帳後求得安寧的一生。恐懼和平淡是我的天性，我害怕，我真的害怕，因此當李敬業之亂平定後，母親下詔把朝廷大權歸還給我時，一些朝廷老臣歡欣鼓舞，我卻在紫宸殿上高聲叫起來：

不，我不要。

我母親當時露出了會意的璀璨的一笑，她的那雙美麗而銳利的眼睛直視著我說，爲甚麼不要？如今叛亂平息，社稷復歸正途，是把朝政歸還給皇帝的時候了。

我說，不，不管甚麼時候，祇有母親執掌朝政才能乾坤無恙國人安居樂業。

我看見武三思、蘇良嗣、韋方質等一班臣吏在殿下領首附和我的推辭，而母親的

蒼勁的十指飛快地捻動著她的紫檀木球，她的遲疑祇是短短幾秒鐘，最後她說，既然皇帝決意辭政，那麼我就再熬一熬我這把老骨頭吧。

人們知道那才是武后的真話。

連百姓都說，當今皇帝是個影子皇帝，祇知吃喝玩樂，對世事不聞不問。那是真的，是文明年和垂拱年間的宮廷現實。

問題是我爲甚麼要去管那些令人頭疼的國事呢？我母親喜歡管，而且她已有治國之癖，那麼就讓她管吧。

我與七哥哲從小手足情深，他被舉家放逐均州之前，母親容許我與他晤面道別，當然那是隔著囚室窗欄的道別。

七哥做了四十四天的皇帝，從萬歲爺一夜間淪爲廬陵王，他的枯槁的面龐和茫然

木訥的表情處處可見這種殘酷的打擊。我看見他以嘴咬著袖角在囚室裏來回踱步，就像一隻受傷的迷途的野獸。

七哥撲到窗欄前來抓住我的手，但被監卒擋開了，七哥以一種絕望的求援的目光望著我，旭輪，幫幫我，他喊著我幼時的名字，聲音沙啞而激奮，別讓我去均州那鬼地方，求你開恩把我留在洛陽，要不去長安也行，千萬別把我攆到均州去。

我看著那隻抓著窗欄的痙攣著的手，一時說不出話來，祇是下意識地搖著頭。

別拒絕我，你能幫我，七哥幾乎喊叫著我的名字，旭輪，旭輪，你做了皇帝，你下一道赦詔就能把我留在京城。念在多年手足情分上，下詔幫幫我吧。

我覺得有甚麼東西堵住了我的喉嚨，我費了很大勁才吐出一些斷斷續續的字句。

不

母后

我沒有

母后

七哥當然懂得我的意思，我看見他臉上的一片亢奮之光漸漸復歸黯然，接著他像被利器擊中突然跌坐在地上，他抱著頭開始低低地哭泣起來，我聽見他一邊哭一邊申訴著他的委屈和怨憤。

爲甚麼這麼狠心？我祇是隨口說說而已，我說把皇位送給岳父有口無心，祇是說說而已，爲甚麼要這樣懲治我？七哥李哲痛苦地咬著他的衣袖，他說，旭輪，你幫我評評這個理，一句意氣之語就該擔當如此重罪嗎？

我說我不知道，其實我知道七哥的悲劇根源不在於那個話柄，在於他對母后的種種拂逆，或者說是在於他的那種錯誤的君臨天下的感覺，他以爲他是皇帝，他忘了他的帝位也是紙狀的薄物，忘了他的背後有比皇帝更強大的母后。我以惺惺相惜的角度領悟了七哥的悲劇，但我無法向悲傷過度的七哥道破這一點，我害怕站在旁邊的監

卒，他們無疑接受了我母親的一些使命。

母后，母后，她不喜歡我，她恨我，我不知道這是爲甚麼？七哥的哭訴最後變成一種無可奈何的喃喃自語，他擡起頭以淚眼注視著我，旭輪，我此去流放之地，凶多吉少，有生之年不知是否還能回來，也不知道以後還能不能見到你。你是仁慈寬厚之人，如能把帝位坐滿二十年，該是我的福音了。

我知道他的話裏的寓意，心裏竟然一陣酸楚，七哥把他的未來寄望於我，這是他的不幸也是我的不幸，祇有我清楚我幫不了他，我無法從母親手裏解救任何人，甚至包括我自己。我對悲哀的七哥能說甚麼呢？我說，一路上山高水長，多多保重吧。

惜別之日秋風乍起，有無數枯黃的樹葉自空中飛臨冷宮別院低矮的屋頂，颯颯有聲，園中閒置多年的鞦韆架也兀自撞擊著宮牆和樹幹，秋意肅殺，別意淒涼，我突然意識到洛陽宮裏的衆多兄弟也像那些樹葉紛紛墜落離去，如今就剩下我一個人了，我一個人留在茫茫深宮裏，剩下的將是更深的孤寂和更深的恐懼。

我送給七哥一支珍藏多年的竹笛，作為臨別贈物，我說，旅途之上，寒燈之下，以笛聲排遣心頭煩悶。我看見他收下竹笛，放在牀榻上，我不知道七哥是否會像我一樣愛惜那支竹笛，但不管如何，我已經做了我想做的事，讓我的竹笛陪七哥走上貶逐之路。

除此之外，我還能做甚麼？

二

那支竹笛是多年前詩人王勃給我的贈物，當我把它從箱中取出轉贈廬陵王時，我的宮廷生活中的最美好的一部分也將變成虛無的回憶了。

我不想掩飾我與王勃的一段刻骨銘心的友情，人們總是在猜測兩個形影不離的男子的關係，猜測他們在牀幃之後會幹甚麼樣的古怪勾當，但是我可以向列祖列宗發誓，當我和王勃從前抵足而眠時，我們祇是談天說地背誦詩文，或者聽風聽雨，別的甚麼也沒做，我們不會做古怪的後庭鴛鴦之事，因為我不是深諳此道的六哥李賢，而王

勃更不是那個下賤的奴才趙道生。

王勃少年時代詩名遠揚，我喜歡他詩作裏那種清奇悠遠的境界和天然不羈的詞句，我第一次讀到王勃的詩就擊節稱嘆。當時的東宮學者們對我說，既然相王如此酷愛王勃，何不讓他進宮陪相王讀書？我說，這個人肯定心高氣盛，祇怕請不來他。東宮學者們說，小小王勃，怎敢違抗皇命？何況王勃的父兄都在朝廷任官，如此好事於他們該是求之不得。

是王勃的哥哥吏部侍郎王勣把他領到宮中來的，初見王勃，我驚異於一種詩人合一的奇蹟，他的清峻之相和淡然超拔的神情使我頓生敬慕之心。王勣說，我這位兄弟性情狂妄不羈，常有自命不凡的言語，如今侍奉相王讀書作詩，凡有冒犯之處，相王儘管嚴厲責罰。

我聽見王勃在旁邊朗聲一笑，既是陪讀陪吟，沒有功爵蠅利之爭，我怎麼會冒犯相王大人呢？

王勃斥責王勃道，堂堂皇地相王府中，輪不到你來賣弄口舌。

我注視著王氏兄弟，一個古板世故，一個輕鬆靈動，我喜歡的當然是詩人王勃。

王勃客居宮中時鬥雞遊戲風靡於王公貴族之中，與我一樣，王勃也非常著迷於這種遊戲，唯一不同的是我的迷戀是出於深宮中的寂寞無聊，王勃卻恰恰喜歡鬥雞的勝負之果，他告訴我看雞鬥與看人鬥有相仿的感覺，一樣地以飲血落敗告終，一樣地慘烈而壯觀。

那時候我養了八隻雄雞，有的是王勃從宮外精心挑選來的，王勃當時曾為八隻雄雞各賦七律或五絕，可惜是即興吟成沒作記載，他最得意的是一隻叫虎頭的雄雞，我也漸漸愛屋及烏地視它為第一寵禽。

七哥周王哲擁有的雄雞足有三十隻之多，他的府邸也因此被母后斥之為雞府，七哥無可非議地成為宮中的鬥雞王，但是他的所有雄雞最後都被我的虎頭鬥敗了。

這該歸功於王勃，是王勃親自餵養虎頭的，他有一種祕不外傳的飼料，每天早晨將穀子在烈酒裏拌過後餵鷄，請想象一隻飲酒的鷄在撕鬥中是如何瘋狂善戰，這當然是王勃後來告訴我的。我記得七哥摔死他的最後一隻寵鷄拂袖而去的慍羞之態，七哥是個計較勝負的人，他恨死了王勃，我爲此有點不安，但王勃看著七哥悻悻遠去的背影，看著地上五臟塗地的那隻敗鷄，突然狂笑起來，他把虎頭抱在胸前肆無忌憚地笑，其奔放無邪的快樂感染了在場的每一個人。

就是那天早晨，在遍地鷄毛的東宮草地上，王勃鬥鷄之興未散，他對我說，相王，我有文章在口舌之間，不吐不快。我說，必是美文佳構，那就讓人備紙墨吧。

那就是王勃在宮中寫成的《討周王鷄之檄文》，後人稱之爲《鬥鷄賦》的曠世奇篇。我尤其珍愛其中以鷄喻世的那些妙句：

兩雄不堪並立，一啄何敢自安？養威於棲息之時，發奮在呼號之際……於

村於店，見異己者即攻；爲鶴爲鵝，與同類者爭勝……縱衆寡各分，誓無毛之不拔；即強弱互異，信有啄之獨長……

凡是奇文奇篇流傳起來總是很快的，我命宮人把《檄文》送到七哥府中，本想博他一笑，孰料七哥對鬥鷄的敗果仍然耿耿於懷，他陰沉著臉讀完王勃的文章，未有半句稱揚之辭，反而猜忌王勃是藉鷄滋事，挑撥我們兄弟的親善關係。那個送文章去的小宮人很快捂著臉哭哭啼啼地跑回來，說周王讀完文章賞了他一記耳光，我對這個結果哭笑不得，沒想到七哥的心胸如此狹隘無趣。

我不知道一篇精彩的即興的文賦會引來軒然大波，父皇不知是怎麼讀到王勃這篇文章的，令我不解的是父皇勃然大怒，他對文章的理解與七哥如出一轍，父皇說，宮中怎麼養了王勃這種鷄鳴狗盜之徒，錦衣玉食餵飽了他，他卻作出如此歪文邪賦慫恿閱牆之風，如此膽大妄爲，不斬他斬誰？

王勃生死危在旦夕，我心急如焚。我想到母后一向愛惜文才之人，立即啓奏母后爲王勃開脫罪名。母后應允了我的請求，她似乎也對那篇文章鍾愛有加，多麼好的文章，處處銳氣，字字稜角，王勃這樣的人可養不可殺。母親後來微笑著對我說，一篇文章翻不起多少風浪，你讓王勃安心在宮中住著吧，祇是需要收斂一點他的驕氣，他該明白他祇是宮中的客人。

是我母親有力的臂膀使王勃免於一死。當我後來向王勃透露他生死之際的種種細節時，王勃沉默了良久說，你母后是個非凡的婦人，並非是我的知恩之後的溢美之辭，縱觀大唐的丹墀後宮，唯有武后的氣度和才幹可以凌駕一切，皇城之中終將出現牝雞司晨的奇景壯觀。王勃說這番話的時候神色淡然，我知道那是他內心真實的聲音，在東宮度過的那些燭光搖曳的夜晚，在昆蟲蓬草的和鳴中，我們的談話無所掩藏，披心瀝膽，那是我第一次聽別人直言唐宮的未來和母后的未來，它自我欽慕和信賴的詩人王勃之口，對我產生的作用和影響也是星相爻卦無法比擬的。

幾天之後王勃請辭出宮，他要去遙遠的交趾省親，我知道他的父親王福恩在交趾縣丞任上已有數年之久。

當王勃在我門下險遭誅殺之後，我沒有理由再把他留下了，另一方面假如王勃甘願忍辱留在我府中，那他也不成其爲詩人王勃了。

別路餘千里

深恩重百年

正悲西侯日

更動北梁篇

野色籠寒霧

山光斂暮煙

終知難再逢

懷德自潛然

這是王勃給我的贈別詩，詩中的深情厚誼奔躍於紙墨之外，我可以捫其脈動和體溫，但它卻是最後一縷心香了。

我不會忘記洛河橋頭的送別，細雨霏霏中洛水河岸兩側薄煙迷蒙，斜柳亂飛，是傷情的別離的天氣，我握住王勃的雙手在橋頭伫立良久，竟然無言以對，一年來我們說了太多的話，臨別卻祇剩下保重二字可說。白木客船早就等在碼頭上，船公已經解開了纜繩，它們將帶著我的好友知己南去，我的心裏空空蕩蕩，不僅是詩人王勃離我遠去，一種皇城裏匱乏的自由清新的氣息也在離我遠去，一種純淨美好的刎頸之情也在離我遠去。我指著從岸柳上飄落下來的幾片碎葉，指著一隻嘶鳴著掠過雨霧的孤雁告訴王勃，那就是我的離別心情。

王勃說，相王，那也是我的心情。

我再也沒有見過詩人王勃，數月之後有噩耗傳入宮中，說王勃渡海前往交趾時墜海亡斃，我不相信，我讓差役重複一遍，但差役在重複噩耗時我忽然一陣眩暈，此後便不省人事了。

我醒來的時候看見御醫們在榻前忙碌，父皇和母后也被驚動了，他們坐在我身邊，用一種焦慮而質疑的目光注視著我。母后親手用一葉薄荷擦拭著我的額角，我聽見她說，醒了，醒了就好。

父皇說，小小的王勃墜海而亡，何至於悲傷至此？

我無法回答父皇的詰問，緘默就是我的抗議。

母后說，王勃詩才蓋世，英年早殤固然可惜，但旭輪你不可過於沉溺其中，人死不能復生，世間人情雖斷猶存，適可而止算了，父母視你為掌上明珠，你卻為一介庶人如喪考妣，我倒想知道等我百年之時你會不會像今天這樣悲慟欲絕。

我從母后的言辭中感受到更嚴厲的譴責，那是她一貫的言辭風格。她的美麗而